

# 步履颂-茹小凡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布下罗汉阵

原创 尤永 VIA艺术之路 今天

茹小凡应巴黎吉美博物馆之邀，在4楼当代艺术展厅布下罗汉阵，呈现72尊在景德镇创作的青白瓷作品，与环形展厅完美契合（吉美博物馆馆长语）。几年前艺术家在景德镇的鬼市上发现一批宋代的匣钵，萌生创作一花一罗汉的系列陶瓷作品，与艺术家之前的人身花头的绘画系列一脉相连。

展览日期：2020年3月11日--6月8日

法国国立吉美亚洲博物馆：6, place d'Iéna 75116 Paris

法国新冠病毒呈蔓延趋势，去博物馆观展的朋友请做好防护措施。如有朋友想要更多展览图片或艺术家及其作品信息，可以后台留言。



FRANCK RIESTER  
MINISTRE DE LA CULTURE

SOPHIE MAKARIOU  
PRÉSIDENTE D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



vous prient d'assister  
à l'inauguration de  
l'exposition

## Carte blanche à Ru Xiao Fan

Invitation valable pour deux  
personnes (dernier accès 20h30)

MARDI 10 MARS 2020  
DE 18H00 À 21H00



En partenariat média avec:  
Généraliste & Zoufex

EXPOSITION  
DU 11 MARS  
AU 8 JUIN 2020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  
6, place d'Iéna 75116 Paris

[www.guimet.fr](http://www.guimet.fr)  
#CarteblancheMNAAG



© MNAAG - 6, place d'Iéna - Paris - France - MNAAG

### 1. 步履

步履，是脚步，也是行走，在大地上安然行走，在山谷间低徊吟唱。世人们太关注求取而忘记行走，太在意结果而忽视步履。步履颂——唱给行脚之人，唱给漂泊之魂。唱给壹葦之所如，馮虛禦風；唱给遺世而獨立，羽化登仙。





## 2. 匣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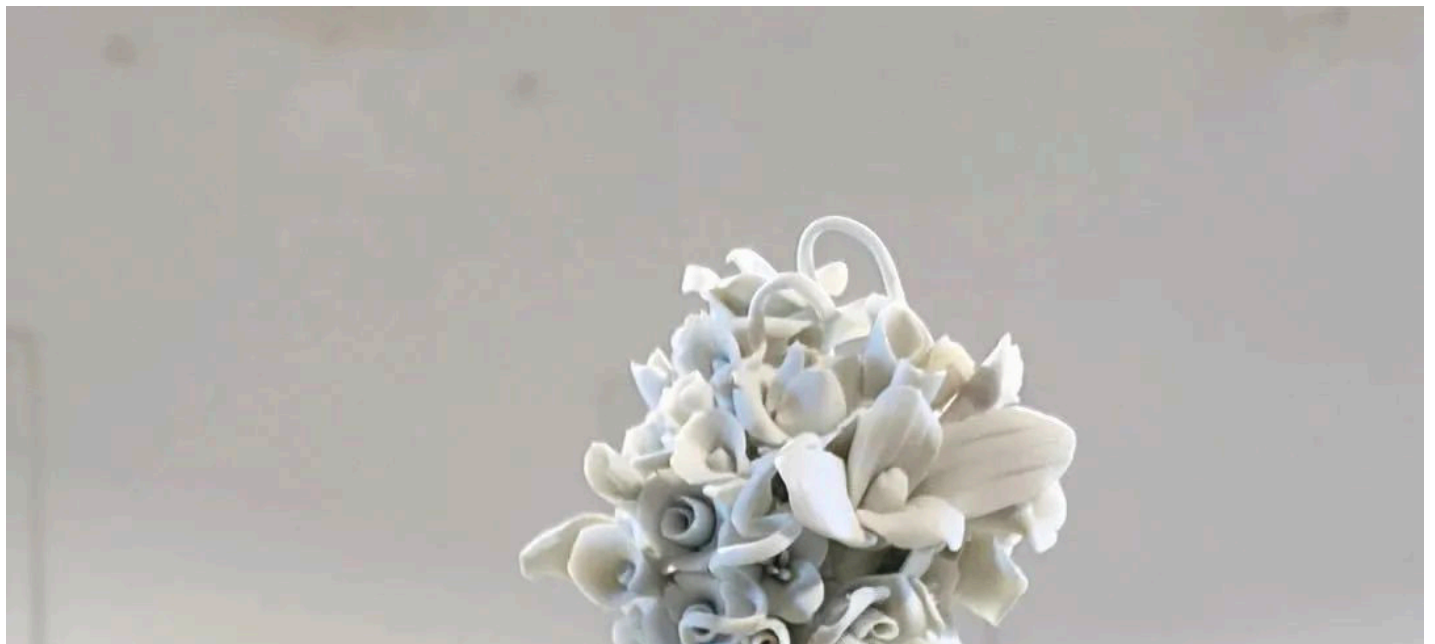
古人製瓷，為防粘連，瓷胚須放入泥土做的匣中入窯燒製，這種泥匣子就是匣鉢。匣鉢自誕生起，就屬於消耗品，日復壹日，年復壹年在窯爐中煨燒，最終皆因破敝而被人丟棄。景德鎮的規矩是殘次和消耗品，壹律舊地掩埋，於是千年之後，這些匣鉢在湖田村的古窯址附近得以重見天日。古代窯工捨棄之物，令今人感慨動情。匣鉢的宿命就是承載與煨燒，這些有缺憾、被拋棄的泥盒子，粗陋又渾樸，何嘗不是壹方小小天地？未嘗不是壹所精神之家？小小匣鉢，載浮載沈，雲遊行者，駐足容身。雕塑是作品，匣鉢是現成品，壹新壹老，壹有意壹無意，它們的相逢不是廢物利用，也不是老瓶子裝新酒，且讓我們把時間拉遠壹點，就沒有古今分別了，再拉遠壹點，有用和無用，也就沒有太多分別了。





### 3. 湖田

雕塑壹旦用瓷為材料，就很危險，危險之處在於近俗，瓷塑流程繁復，是藝術家和匠人合作的結果，特別是最終的四個環節——翻模、修胚、掛釉、入窯，端賴匠人，方得呈現。當代藝術家此時必定要面對壹種悖論與困境——如果瓷藝匠人手藝生疏，入窯後必將坍塌變形，以至於訛誤百出；如果瓷藝匠人手藝純熟，自然帶著種種習氣，滑向地方工藝美術。如何從這壹困境中解脫？





### 3. 湖田

雕塑壹旦用瓷為材料，就很危險，危險之處在於近俗，瓷塑流程繁復，是藝術家和匠人合作的結果，特別是最終的四個環節——翻模、修胚、掛釉、入窯，端賴匠人，方得呈現。當代藝術家此時必定要面對壹種悖論與困境——如果瓷藝匠人手藝生疏，入窯後必將坍塌變形，以至於訛誤百出；如果瓷藝匠人手藝純熟，自然帶著種種習氣，滑向地方工藝美

術。如何從這壹困境中解脫？

景德鎮最著名、最精美的是仿制明清禦窯的制瓷工藝，各路高手的品味手段，無不奉此為圭臬，以沾染皇氣為榮耀。景德鎮城南有湖田村，9世紀到13世紀，在禦窯廠爐火點燃之前的五百年間，湖田窯青白瓷名震壹時，其中佛道教瓷塑人物，尤為精絕。這壹傳統，因其久遠，而被遺忘，又因湖田屬民窯系統，而為近人所忽視。湖田作為古代民窯，別開蹊徑，提供了解決上述困境的思路——跳出明清審美定式，以高古傳統，可破近代之俗。

《步履頌》的造型和工藝，得自高古人物雕塑傳統，不再是明清以來被嚴格定義的，進獻奉禦的小心翼翼，而是俯仰即拾，觸手成春，舒展自如，生機勃發，藝術家別開生面地喚醒了沈睡的高古傳統，高古傳統又刺破了麻木，激發了當代的新鮮感受。





#### 4. 花頭

因生命的存在而綻放的花朵，取代了各式各樣的面孔，仔細觀察，花頭的造型取自景德鎮路邊籬牆的雜花野草，草莖誇張地纏來繞去，像外露的神經，壹兩片枯葉很自然地落在行者的袈裟上。花頭是不施釉的素胎，謙卑而含蓄，煨燒成瓷後，格外柔脆，微風拂過，仿佛都會輕輕顫抖。在東方的佛經中，佛陀拈花示眾，只有迦葉破顏微笑。重要的並不是微笑，而是會心。拈花壹笑，佛陀的心靈便和弟子的心靈合而為壹了，也得以與眾生之心息息相通了。

在西方聖經記載中，“人生苦短，若花開吐艷，又被割下，飛去如影，不能存留”。行走在大地之上是行者的奇跡，綻放本身就是花的意義，花比人活得更純粹。野花野草，雜質天成，脫離了社會秩序，結不出果實，又沒有人觀賞，毫無用處，這多像很多時候藝術的處境，我活著，我開花，我開花是因為我喜歡開花；我活著，我創作，我創作是因為我離不開創作。和藝術壹樣，在不受打攪的地方，花都開得很好，植物都會滋長，野地格外漂亮。





### 5. 行者

《步履頌》人物造型近似羅漢，羅漢是修行得道者，並無定數，寺院中有十六羅漢、十八羅漢和五百羅漢等，都是按照老規矩，老樣子做，只不過羅漢像比佛菩薩塑像發揮的余地更大，更接近人間世。《步履頌》展覽中的72尊人物，我更願意稱之為行者——在大地上



行走的人和在人間修行的人，都是行者。這72尊行者像，分為拈葉、拄杖、濯足、瘦骨、讀書、化緣、淨瓶、金蟾、獨酌、如意、禪定、等觀等十二式。行者雲遊四方，在小小匣鉢上偶然歇壹歇腳，就像飛鳥棲在枝頭，白雲飄過山巔，很快就鳥飛雲散，杳然無蹤了。行者是自由的，因而是幸運的，這不像塵世中的大多數，被無形的大手摠在各自命運的小匣鉢裏苦苦掙紮，困獸猶鬥。這72尊行者在拱頂圓廳中漂浮，看不出誰是領袖誰是群眾，誰是貴族誰是平民，有站著的，有盤腿的，有散坐的，但是沒有跪著的，每個人只出演他自己，演出結束，繼續雲遊。



## 6. 飄泊

蘇東坡有壹名句：“世事壹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茹小凡對此應該有更深的體會。他自1983年赴法，就開始了往返東西，漂泊江湖的生活。正如他所創造的行者，自在於山河之中，飄忽於天地之間。變動中孤寂的生命個體，神經末梢最豐富，最敏感，也最渴望表達。在西方生活的中國藝術家都有壹個宿命式的人生課題——擺脫東西方的文化限定，見我之本來面目，這壹課題，展開於漂泊之中，行旅之中。茹小凡還要多壹重漂泊，那是在時間軸上的魔幻位移，是歷史與現實的漂泊，他經歷過大饑荒時期的饑餓，經歷過文革帶來的荒誕和沈重，呼吸過國門初開時第壹口自由的味道，他也體驗過西方最好的黃金時代以及西方傳統價值觀的式微。總而言之，他不僅經歷了四十多年之間從農業社會到信息社會的劇烈落差和變化，他的創作和生活，也與這種劇烈變化的語境緊密連接在壹起。



## 7. 泡影

茹小凡想讓他創造的72尊行者漂浮起來，腳下不是通常所見的臺座，而是壹粒砂，或壹滴水，總而言之，是空空如也的泡影——“壹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雕像是為了紀念而產生的，泡影卻提示我們，行者或過客，乃是“無所住”者，連“明鏡臺”都不需要，更何況膜拜或紀念呢？





茹小凡  
1954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南京  
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1983年旅居法国巴黎至今  
198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1988年和1990年两度获得西班牙马德里委拉斯贵支学院奖学金2004年被收入法国拉鲁兹大辞典  
当代艺术家

